

◇心灵点击

母亲的手

[北京]程大利

每逢春节，我首先想到的是母亲，是母亲那双常年捏着粉笔的手。她是我们那所城市的第一位特级教师。可是每到年关，粉笔灰便被拭去，换上了顶针与针线。

平日里，她的世界被教案和作业本填满。她还频繁地家访，上门给学生补课。唯独腊月二十往后，她要从那张堆满本子的桌子前起身，就着那25烛光的电灯为我们兄妹5人赶制或缝补新年的衣裳。

没有缝纫机，针尖穿过厚厚的棉布。我的中式棉袄扣最难做。她先将布条细细地裹好，再徒手盘绕，拗出花样，一针一线地固定。那盘扣后来妥帖地在我颈下，比任何店里买的都合适，也更温暖，因母亲手指的温度一直陪着我。旧衣裳经她改补，里子变成面子，焕然一新。接下来要蒸馒头。仿佛那双手一从针线活里解放就迫不及待要去创造别生命。友好的面团在她掌心揉捏，剪刀轻碰，是小刺猬背上俏皮的刺；红豆按上，便是小鸡小鸭明亮的眼。最隆重的是那座“枣山”，是春节最坚实的注脚。许多年后，我儿子能将橡皮泥捏得活灵活现，那分明是遥远的、血脉里的回声。

初一清早，我们必定焕然一新。母亲给妹妹梳好小辫，扎上鲜艳的绸子；弟弟们都穿上新衣，然后是隆重的“出行”——去照相馆。下午，弟妹们去动物园，我溜去了书店，用压岁钱换回了一两本渴望已久的书。再后来，我离家去了省城。春节，便成了一年一度向着原点的泅渡，不管“春运”如何拥挤，我必须回家。

多年以后，母亲老了，患上阿尔茨海默病，父亲也坐上了轮椅。团圆饭每年依旧，可母亲常常只是安静地微笑，说不出连贯的话。但她总认得我。她会用那双曾经穿针引线、捏塑面花的手紧紧地、固执地抓住我，就那么握着，久久不放开。她的手很瘦，皮肤薄得像一层纸，骨节、血管清晰可触。她只是看着我笑，那笑容干净得像孩子，所有的辛劳、岁月和牵挂都坍塌在这无言的紧握和凝视里。

每逢初一，她的老学生们仍会成群而来。他们大声说着往事，母亲大多数时候只是静静地听。有一次来的母子两代都是她的学生，并肩站在她面前时，她眼底那潭静止的水像被投进了颗石子，漾开了一圈几乎看不见的涟漪。那一刻，被淹没的岛屿仿佛浮出了水面。

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，我整理她的遗物。在那本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中间部分，我发现了母亲的另一个世界。书页的空白处，她用工整的硬笔写下“此处找时间再读”，还有地方写下“唉”或“真是如此”。安娜卧轨的一页，她写着：“勇气，形态各异”。在她的日记里，她写道“《斗牛士》我只读了一半，主人公后来怎样了，退休后再读。”她70岁退休，却再也无法读了。

我怔怔地坐着，她书架上的那些书，也是她逃离琐碎的桃源。她在《红楼梦》的悲欢里悟透了“十年辛苦不寻常”。她把青年时代的理想注入了教学之中，而把一个母亲的天性缝进了我们的衣扣、蒸进了年节的馍馍里。把她从巨大悲剧里感受到的对“家”的最尖锐的渴望与恐惧，化作了每年春节近乎执拗地要将我们聚拢在一起的力量。

80岁的我，忽然明白了，母亲用了一生的时间，为我们缝制的，是一件名叫“春节”的衣裳。针脚是牵挂，布料是记忆。我把这些整理成文字，便能抵御人世间最漫长的离别。

◇铭心一刻

大年小事

[靖江]庞余亮

腊月里年猪的嚎叫声高昂，打破了雪后村庄的安静。看热闹的我们在扁脸屠夫的面前跑来跑去，要是换在平时，他的臭脾气早就发作了。而宰年猪的时节不会，他的生意实在太好了，宰了东家的年猪，接着就要去宰西家的年猪。每当把年猪宰完之后，扁脸屠夫得在年猪的某个脚上剥下一个口子，然后用嘴凑在上面吹。扁脸屠夫往猪皮里吹气的时候，他会要求主人同时用铁锤捶打猪身。那猪会慢慢鼓起来，越来越胖，直到符合褪猪毛的要求。我们

看热闹，是因为扁脸屠夫肺活量太惊人了，他竟然能把年猪吹成了猪“气球”，要是真去吹气球的话，肯定每只气球都会被吹炸！

过了腊月廿四送完灶，父亲就要掸尘。掸尘这件事不是很滑稽，滑稽的是掸尘的父亲会向母亲索要她扎在头上的红方巾。“扎方巾”是女子的风景。父亲把母亲的红方巾扎在头上，用竹竿绑着的新扫帚仰头“掸尘”。谁能想到从来不苟言笑的父亲会扎着红方巾呢。我暗暗想笑，可又不敢笑。后来我从母亲的眼中看到了她的偷笑，同谋似的笑了。我把板凳们拎起来，拎到河码头上，给板凳们“洗澡”，一边洗，一边笑。看到生人，赶紧收住笑，坚决不能让别人知道父亲正扎着红方巾，更不能让别人看见父亲此刻的滑稽相。

我们家的家务都是母亲做的，父亲从来不做家务。但大年初一的家务必须是父亲做的。其实在除夕夜，母亲把年夜饭忙完之后，给我们换完新衣，穿好新鞋，她就开始休息了。父亲接灶神，敬菩萨，点炮仗，给我们每人一份压岁钱，并嘱咐我们记得把新鞋子要翻盖在地板上。大年初一早晨，必须要等他敬完菩萨，烧好早饭，并且给睡在床上的我们一块云片糕“甜嘴”之后才能起床。而起床不能叫起床，得叫“升帐”。大年初一的凌晨，盼着过年的我们早就被别人家的炮仗声惊醒了，我们把耳朵竖得尖尖的，听着父亲喊“升帐”，洗漱，烧早饭，敬菩萨，放“天地炮”。父亲做家务实在是太笨拙了，那么慢，慢得我们都替他一阵着急。到了放“天地炮”的时候，我们那颗欢乐的心才会松弛开来。

正月里的年过得太快了，正月初五过去后，走亲戚就多了，看人家嫁女儿，看人家娶新娘。炮仗声在哪里响起，我就会在哪里出现。我是来寻找那些没有爆炸的小炮仗。为了抢鞭炮，我的手掌心曾被延迟爆炸的小鞭炮炸得生疼。这样的生疼一直铭记到现在。以至每到过年，我都会紧攥拳头，生怕别人问起我那被鞭炮炸疼的手掌心。



马到成功 陆恺 摄

◇生活空间

年年有余

[苏州]徐建平

记得我在大集体单位工作时，每年春节前的福利，都有一条青鱼。

副主任推着板车去领鱼，一车活蹦乱跳的鱼领到车间里，大的有七八斤，小的只有五六斤。车间管理员在鱼身上贴了编号，又在纸上写了编号，折叠好放在纸箱里，她说：“下班前，大家记得来摸苗子（抓阄）。”

先轮到的人，摸出折叠的纸团，展开时手指都在微微颤抖。当某个幸运儿捧走七八斤的“鱼王”时，满屋都是善意的哄笑。有人打趣：“你的运气这么好，要请客了！”也有人安慰：“小一点的鱼更鲜嫩，适合做鱼圆。”

下班了，大家把鱼挂在自行车后座上，骑着自行车回家。自行车铃声与鱼尾的拍打声交织成腊月里独特的交响曲。回到家，我把鱼放在门前空地上，开始杀鱼。我母亲是个极会过日子的人，总会叮嘱我说：“把鱼切成一段段的，中段腌起来，慢慢吃。鱼头马上烧汤，鱼尾明天红烧。”

她先拿了鱼头，去烧鱼头汤。我找了一只瓮头缸，准备腌鱼。把鱼段塞进缸里，压实，盐粒簌簌落着，像撒下一把细碎的星光。最后，找来一大块光滑的鹅卵石，洗净后轻轻压在腌好的鱼上，让盐分慢慢渗入每一寸鱼肉。

母亲在灶台前忙碌，她将煎得金黄的鱼头与姜片、葱段一同投入沸水，奶白的汤汁渐渐浓郁。随后，她撒入切好的嫩豆腐块，豆腐在汤中轻轻颤动，像一朵朵白云。母亲熟练地撇去浮沫，撒上翠绿的葱花，一锅鲜香扑鼻的鱼头豆腐汤

便完成了。

不久后，石头下的腌鱼也完成了蜕变，一段段取出，在阳光下吹干，将来蒸着吃，肉质紧实，咸鲜入味。

1989年春节前，我结婚成家，母亲主张分家，这样，成年儿女之间，彼此财务独立，会更加友爱、客气。

分家时，母亲特意叮嘱：“分家后，团圆饭还是要在一起吃。年三十祭老祖宗，必须有一条鱼。如果没买到整条的大鲤鱼，也可以用青鱼尾巴代替。”那些年，我正在厂里上班，每年年底都能分到一条青鱼，这倒省去了专门去买鲤鱼的麻烦。

每年除夕，红烧青鱼尾被恭敬地摆上供桌，祭祖仪式在静默与香气中进行，一条鱼尾，也象征着完整的鱼，寄托着对来年富足生活的朴素期盼。分家后的日子，如同这祭祖的鱼，形式上虽非完整，但情意与规矩依旧周全，我和我的兄弟，在各自的门户里延续着家族的传统与牵挂，互帮互助，这让母亲脸上总有一缕欣慰的神色。年年有余，这是苏州的年俗，母亲终其一生，都在坚守。

◇似水流年

年味尽在鞭炮中

[盐城]郭玉霞

孙儿嚷着过年要燃放烟花爆竹。城里有规定，只有指定地点才可燃放。我转念一想，今年，就带孩子们到我的故乡过春节，到集镇的外围乡村去燃放烟花爆竹。

故乡的小镇，跟鞭炮是有些渊源的。当年，小街的南头，就有个鞭炮厂。小镇上，大多数人家都会去鞭炮厂拿些半成品回来加工，挣些钱贴补家用。做鞭炮的工艺并不简单，其中有搓帘子、盘六边、栽捻子、敲边、编小鞭等流程。

搓帘子，就是用报纸做内层，外围是红纸，用一根细铁杆，将内外层搓成个空心筒。盘六边，就是将搓好的小鞭帘子，经过捆扎盘磨，做成规则的六边形。栽捻子，就是在放好火药的六边形的小鞭里，一个个地给栽上捻子（也就是引燃的芯子）。敲边，就将小鞭捻子和小鞭帘子压实，最后编成小鞭。这些流程，一家只做其中一项，做完后，送厂方验收。火药是由鞭炮厂工人装的。

一放寒假，我和姐姐也会去鞭炮厂，排队取些鞭炮的半成品回来加工。

我们取回来的，是一只只的“小鞭盘”，拿回来编小鞭。桌子上，先铺上两层纸，取一只“小鞭盘”，拆开，桌边挂着个小钩子，将编鞭炮的线头勾上，再打个结，取一枚小鞭，将小鞭炮的捻子，贴着线头放妥，左手按着，右手将另一条线一绕，就这样，左边一枚红，右边一枚红，小鞭渐渐地排成了一行。普通的小鞭有50响、100响和200响的。100响以上的是大年初一燃放的，叫“开门鞭”。我在编小鞭时，藏着不为人知的喜悦：等结算了工钱，就可以到租书的摊位上去租书来看，整个过年期间就能过得很充实。

我有一位女同学，名叫“小英子”，她做的工序是用小钻将捻子与小鞭纸边压紧压实，也就是“敲边”，确保火药不外溢，不会在燃放时发生危险。只见小英子快速抖动着双手，一枚枚小鞭根部，迅速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压痕。她动作娴熟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那长方形的木板上，留下了麻点似的一个个的坑。我知道，那“哒哒哒”的旋律，就是小英子为自己挣的学费。

那时，新婚人家的婚房里，必备三门橱、五斗柜。当年，我姐夫追我姐时，姐姐对姐夫也明明有好感，却开玩笑地说，等你有了“三门五斗”再说。谁知姐夫回应：“你到我家看看去。”姐的脸红了，拉着我一起去看，果然，姐夫的房间里，三门橱、五斗柜都有了，还有床头柜。原来，姐夫全家那几年也在做小鞭的第一道工序“搓帘子”。他们家，桌子上摆满了搓成小鞭炮外壳的旧报纸和大红纸，还有糨糊。姐夫说，为攒齐三门橱、五斗柜这些家具，全家人一有空闲就搓小鞭帘子。

故乡那些年的鞭炮声里，不仅有春节带来的欢乐和喜庆，更有我们参与其中的酸甜苦辣。

